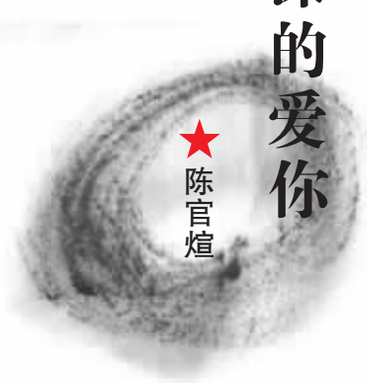
我深深的爱你

★陈官煊



我深深的爱你，
通川报我亲亲的家园，
六十年的真情总也道不尽，
六十年的故事总也说不完。
我深深的爱你，
通川报我亲亲的家园，
六十年的情缘让我健康成长，
六十年的关爱温暖我心田。
我深深的爱你，
通川报亲亲的家园，
六十年你帮我成就了梦想，
六十年你领我穿越万水千山。
我深深的爱你，
通川报我亲亲的家园，
无论我身在何处你都是我的一份挂牵，
无论岁月多么久远你都是我永久的思念。

我是《达州日报》忠实的通讯员

★熊长富

在《达州日报》创刊六十周年之际，《达州日报》编辑部约我畅谈一下为《达州日报》撰写稿件的一些想法和感受。作为一个忠实的党报通讯员，我欣然答应。这既是对《达州日报》六十岁生日的祝贺，也是对自身过往的回忆和总结，也算对后辈的勉励和希望吧。

1956年，我在达县地委办公室工作期间，当时的地委书记李香山虽然年龄大、工作忙，但他还是挤出时间，不辞劳苦，同我们一起参加集体劳动，种植机关蔬菜。这对我触动很大，我连夜赶写了《地委书记李香山种蔬菜》稿件，及时送到通川报社编辑部，不几天在报头边刊登出来。第一次向党报投稿就被采用对我鼓舞很大，激发了我撰写新闻稿件的积极性。

处处留心皆新闻，从此以后，我时刻留意身边发生的事情，并及时撰写成稿件投寄报社。达县是一个山区地带，盛产耕牛。达县耕牛骨骼大、拉力强，黄牛毛如段子，水牛毛如钻子，是当时耕田犁地的重要生产力。每年春耕前夕，都有数万头运销省内外。在1957年大跃进前夕，我撰写了《革命老区达县地区胸怀全局支援省内外缺牛区农业生产》，此稿件先后被《通川报》《四川日报》、四川广播电台刊用。大办钢铁期间，我在专区长石钢铁厂做共青团工作，立足本职工作，发挥自身优势，为当时中心工作鼓与呼是义不容辞的职责之一。大跃进如火如荼，我们厂也不甘落后、干劲十足，开始建设新的厂矿。要建矿设炉必须先开山修路，厂党委书记路玉率先垂范，身系彩带在悬崖上打炮眼，带领广大职工大干快上，据此实情，我精心撰写了《先走一着棋》的人物通讯，先后被《通川报》《四川工人日报》采用，这也极大地鼓舞和提振了我们厂广大干部职工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勇气。

随后的日子，我的新闻敏锐性和写作技巧在写作实践中不断提升。1962年初，在地区供销社工作时，我常围绕支农工作下乡调查，曾在平昌县驷马公社蹲点。驷马是粮食、棉花高产地，当时四川曾提出“学严龙、赶驷马”的号召。我通过实地走访干部群众，撰写了反映广大社员生产热情高涨的通讯报道——《棉田笑声高》，先在《通川报》刊登，后在四川广播电台播出。虽然新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新闻，新闻只垂青那些关注他的人。1963年，在达县麻柳区搞商业社教，我常坐从胡芦到麻柳的小船，对老船工的勤劳油然而生敬意，便写了《明月江山一小舟》新闻稿，歌颂老船工方便他人、服务群众的敬业精神。

后来，因工作需要，我走上了领导岗位。随着能力的增强和阅历的拓展，我开始注意观察事物的变化，分析产生事情的来龙去脉，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习与工作结合、调查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并将大量生动的实践总结上升为理论文章，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更好地指导工作。我立足达州山区实际，撰写《山区经济新论》《山区市场经济论》；运用医学观点，撰写了《一脉不通，周身不遂》，论述了粮、经、工、商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针对达县地区治理经济疲软症，撰写《疏其经络，活其血脉》一文，被省委工作通报全文转发《论发展专业生产合作社》《引导农民走向市场》《认清形势，加快山区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搞活流通是启动农村市场的关键》《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思考》《加快培养年轻领导干部》等文章在国家和省一级刊物上发表，部分论文获得国家和省奖励，特别是《发展山区农村市场经济的新思路》一文先后在新华社大内参、内部参政、改革与理论等杂志上发表，并获得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地、县领导干部笔谈征文”一等奖。

退休后，我依然保持着爱好思考，勤于写作的习惯。因出身农家，我特别关注农业发展、新村建设，经常到乡村采风，提笔写作，为达州新农村建设献计献策。近几年撰写的有关农村、农民、农业的《农民欢迎农业保险》《农村金融需要多渠道》《宏观调控十分重要》、《建设新农村要在落实上下功夫》《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任何时候不能放弃农业生产》等文章或论文在《瞭望》、《四川日报》《达州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为达州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加油、鼓劲。退而不休，笔耕不辍，这几年，我还用心书写回忆录《难忘的岁月》和工作调研文集《枫叶红》。

如今我已步入古稀之年，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达州日报》等党报通讯员的经历，对我的工作履历、生活习惯、思想状态影响深远，毫不夸张的说，没有那些年的党报通讯员的经历，就没有我事业上的成就和退休后的充实快乐。（作者系原四川省人大达川地区工委主任）

一份能触摸到家乡体温的报纸

★罗伟章

我参工时《达州日报》还叫《通川日报》，作为文学爱好者，报纸到手，先看副刊《通川日报·副刊》在我心目中是很重的，不仅因为她是当地最高级别的文学阵地，更因为办得有质量。

当时主持副刊的是李贵老师，李老师作为“巴山作家群”的干将，我念大学时就读过他的小说，现在想见真人，更想在他手上发作品。某个周一，我揣篇散文去找他，做出气宇轩昂的样子，其实心里很忐忑。李老师肤色的那份黑，言谈举止的那份朴实，对无名作者的那份随和，让我的心安安稳稳地放进了肚子里。一个有名气的作家提前尊重了你，再气宇轩昂已没有意思，我谦卑地掏出稿子给他。当周星期刊的“西窗”版，我那篇文章以头题发表了。当时的感觉至今鲜明，我和这份报纸之间，本是松散的关系，有时冷，有时热，现在只剩下热了，她散发出的香味，远远超过了那顿饭的肉香。

此后我在《通川日报》发了好些篇散文，更名《达州日报》之后，继续在“大周末”和“生活周刊”版撰稿，那些文字很幼稚，但《达州日报》没有嫌弃。里面的许多师友，都有好眼力，有赤诚心，以发现新人为己任，我常在上面看到新人的名字，他们的文章虽不能以成熟论，但有泥土气，有生活热烈的色彩，有守住平凡又企望超越平凡的精神追求，报纸与作者，彼此铸就蓬勃的生机。

我是达州市宣汉县人，现居成都，是四川省作家协会巴金文学院专业作家，也是达州市创办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磨尖掐尖》和《大河之舞》，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等。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小说排行榜及中国文学年鉴，部分作品译介到英、韩等国。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全国读者最喜爱小说奖等。

就我个人而言，尽管眼下能读到《达州日报》的时候不多了，但毫无疑问，她是我最感亲切的报纸之一。她是我家乡的声音，大部分篇幅，说的家乡的事，写的家乡的人，不看内容，只看报头，我就能触摸到家乡的体温，就能把家乡的气息呼唤出来，入心入骨。不仅是我，我爱人也是的，她当年也常在《达州日报》发文，她特别叮嘱我，让我替她感谢达州日报的栽培。

在我们的话语系统里，六十年具有特别的意义。春华秋实，继往开来，祝达州日报越办越好。（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巴金文学院专业作家）

缘分让我们相随相伴

★胡明惠

人与人交往，讲“人缘”；婚姻大事，讲“姻缘”；吃斋念佛讲“佛缘”；世间万事万物，都讲个“缘分”。

我与《达州日报》的缘分，始于1981年秋，屈指算来，已整整30个年头，记得那时刚从学校毕业的我，被分配到万源县旧院区井溪乡政府工作。乡上安排我作为驻村干部负责联系该乡黄沙槽村的工作。黄沙槽与宣汉县樊哙山区交界，平均海拔达1500多米，这里阳光充足，气候湿润，非常适宜种植白肋烟。每到秋天，漫山遍野都是白肋烟。白肋烟成了黄沙槽村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是，我在煤油灯下写了篇题为《黄沙槽白肋烟喜获丰收》的消息，寄给当时的《通川日报》。大约一星期后，这篇不足500字的“豆腐干”居然在《通川日报》二版右上角刊登出来了。

黄沙槽村支书老游从乡政府开会回来带着那天的《通川日报》，老远就说，小胡同志，你写的文章上《通川日报》了！并在当天晚上，用高音喇叭向全村广播。

一夜之间，我成了黄沙槽村的“名人”。说实在话，如此一篇“豆腐干”，居然受到这般重视，是我始料不及的，确实有点受宠若惊之感，而它对我后来工作甚至人生的影响如此之大，则更是我没想到的。

因为有了这“一下子”，似乎激活了我“写”的潜能，于是，我利用工作之余，就不停地写，居然一篇、二篇、三篇不断地见诸各报端。后来，乡上的简报，甚至书记乡长的讲话也由我捉刀，一时间，我竟成了乡上响当当的“笔杆子”。

因此，在一年时间里：我入了党；从乡上调到区上工作；再调到万源县委宣传部任新闻干事。

到了宣传部，专职新闻工作，给《通川日报》写稿的时间就更多了。正是通过写稿我有幸结识了在新闻上有造诣的一大批老师，也正是通过他们，让我对《通川日报》有了更新的认识。

在工作中，我强烈地感受到要搞好新闻工作，光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特别是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于是，组织上保送我到西南财大《资本论》研究班脱产学习两年半，后又考入中国新闻学院学习两年。在这四年多时间里，我不仅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而且还系统学习了新闻理论、新闻采编等基本知识，为日后从事新闻夯实了基础。

在学习期间，我仍然没有忘记给全国各级新闻媒体写稿，《人民日报》、新华社内参《四川日报》等偶有稿件刊出。特别是《通川日报》，每当我投稿时，脑海里就浮现出我那篇“豆腐干”。因为她是我和《达州日报》“结缘”的大媒人，以致于后来“下海”若干年，虽有不少朋友力邀我一同去走赚钱的“黄金大道”，只因我心已属《达州日报》，当我“上岸”时，仍毅然选择了达州日报社。

我正式进入达州日报社工作是1996年10月，从那时至今已有15个年头了。回首走过的这十五个春秋，感触良多！这15年既是达州日报大发展的15年，也是我人生履历中非常重要的15年。我的成长始终伴随着达州日报社的成长而成长……

记得刚到报社时，领导安排我在广告部作一名广告业务员。说实在话，我虽然在乡、区、县干过机关行政工作，也“下海”若干年，还当过“老总”，称得上“走南闯北”了，但对于广告，却是一张白纸。可是为了进达州日报社，我当时跟领导拍着胸口说，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能进达州日报社就行。

我与达州日报社确实有缘，达州日报社待我也实在不薄。在我连初级职称也没有，也从未从事过编辑工作的情况下，领导便破格将我安排到当时的《通川日报·生活周刊》任主编。后来，又提拔我作了社长助理，达州晚报副总编辑，达州日报社副社长。这期间，我还取得了主任记者（副高）新闻专业技术职称。同时，还获得了中国地市报刊、四川好新闻奖和优秀新闻论文奖十多篇（件）。所分管报社经营工作获得同行的高度评价，达州日报社因此被评为2010年度全国报业经营优秀集体（四川省地市报社仅此一家）。

时值《达州日报》创刊六十周年，达州日报社事业兴旺，政通人和，一派繁荣景象，每当回想起我的那篇“豆腐干”，回味我与达州日报社的这份情缘，感恩之情溢于言表！我为能同《达州日报》结缘深感欣慰，我为能成为达州日报社一员深感荣幸，我为能为达州日报社出一份力深感自豪！（作者系达州日报社党组成员、副社长）

特刊珍藏